條麓堂集

條麓堂集卷之十二

講章三 通鑑節要

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殆矣 漢武帝戊寅

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連皆坐事有罪而死石慶雖以謹慎得令其終然亦數被罪譴公孫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危殆矣寧

相天子股肱人臣所顧為者乃使人懼禍而不敢為蓋由武帝治尚嚴峻輕易誅殺無所愛惜故人臣皆不能自保非盛世之事也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

法焉 壬午

上以法制御臣下好尊用酷刻吏而郡國守相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尚酷暴法令太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伐城邑小群擄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節編毛為之乃大將所持虎符所以調兵者所斬賊或至萬餘級散而逃亡者又復聚成群黨官不能制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謂隱匿亡命者定其罪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能滿足其品數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罪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隱匿以文辭

避法焉大凡法立則弊生法極嚴則弊極大人皆懼死共為欺詐以圖巧避一人之聰明豈能盡知之所以古之聖人惟以寬仁厚德固結人心使愛戴其上自不忍欺乃國家之福也

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曰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

己壬辰

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皆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術之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明顯之功致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嘆嚮時愚昧迷惑為方士諸人所欺天下豈有長生不死之仙人凡言仙人者盡皆妖妄耳節飲食服藥餌差可少疾病而已凡人有過莫難于自知尤莫難于能改武帝能盡覺徃日所為之非深自悔恨一切更改其自知之明改過之勇誠非尋常可及故

先儒稱其可為帝王之法也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昭帝庚子

詔有司問各處郡國所舉薦賢良方正之士凡民間所疾苦不便者何事教化之要當以何為先賢良文學等皆對言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是官自煮鹽鐵是官自鑄鐵器酒是官自作酒皆禁民私造官自賣之專取

其利均輸是均平各處之土産以其所多轉輸于所無之地貴之官取其價此皆侵奪民利之事故民以爲疾苦賢良文學皆欲罷之勿與天下爭此小利當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乃興利之臣猶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或以爲可罷或以爲不可議論不同其實王者以四海九州爲富貴豈可貪此小利桑弘羊不能贊成君德之美此古人所以惡聚斂之臣也

霍光覺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

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縱
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
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
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宣帝

癸丑

春霍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功德乃封霍光兄霍去病之
孫名霍山者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得恭
領政務御史大夫魏相奏封事以章疏言事而封之以

進謂之封事言春秋時凡累世為卿專國之權者聖人
皆譏之惡宋國三世為大夫者為其專掌政權也今霍
光死其子復為將軍之尊官兄之子領尚書事秉樞機
昆弟諸女婿皆據有權勢之位任統兵之官威權既重
驕奢放縱必生邪謀以致敗亡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敗
其陰邪之計謀使得保守富貴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
諸人上書于朝廷者皆為二封題署其一封曰副封領
尚書者管看詳章奏先發副封所言有不善者即屏去
不以奏聞魏相復因許皇后之親名許伯者白于帝去
副封不用以防人臣之壅蔽帝善之以其說為善詔魏

相給事于禁中皆從其所議人主深居九重若臣民奏事人得阻隔雖有姦邪禍亂朝廷何由得知魏相白去副封使凡奏事者盡經御覽無所阻隔則下情皆得上達矣

潁川太守黄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

耳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戸口歳増治為天下

第一徵守京兆尹戊午

潁川郡太守官姓黄名霸其居官力行教化勸民為善以誅求責罰為後不尚威嚴專務在成就全安之使百姓各得其所郡中屬官長吏許丞者年老病耳聾督郵亦是官名專管糾察所屬見許丞老聾告白于黄霸欲逐去之黄霸曰許丞清廉之吏雖年老還能拜起送迎耳聾重聽亦何傷或問何故不去許丞黄霸曰頻數更換長吏送去舊官迎接新官皆有所費及姦吏見新舊接管易于作弊或毀壊簿籍文書無所稽考或侵盜倉

庫財物難以清查公私上下費耗甚多皆出辦於民所更換新到官比舊官又未必賢倘或不如其舊徒相益為擾亂凡為治之道去其為害太甚者耳不至于太甚但仍其舊可也黄霸居官外行寛厚不為酷刻内裏明察各有條理以此得吏民之心潁川户口每歲增益為天下太守第一宣帝聞之徵取至京使守京兆尹即在京府尹也黄霸一外郡太守寛厚愛民宣帝知其賢即時召用使凡牧民之官有所激勸所以漢時良吏最多蓋有所本也

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

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
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蜀郡
王褒使持節求之庚申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地名郊祭上帝于泰時泰時是
祭處又幸河東地方祠祭后土之神頗修武帝時故事
謹齋祀之禮以方術士所言增置祭祀祠廟聞益州地
有金馬碧雞之神可設醮祭祀而致于是遣諫大夫官
蜀郡人姓王名褒褒者使之持節往益州訪求之人君祭
天地敬鬼神自有常禮宣帝漢之賢君誤聽方士欺誑
之言遣使求神于遠方終無所得亦可為盛德之累矣

京兆尹張敞亦上䟽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

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也上由是悉罷上方待詔

京兆尹官名姓張名敞亦上䟽諫宣帝說願明主時忘

車馬之好不以田獵游戲為樂斥遠方術士神仙禱祀

虛誑之言語從此若肯游心古帝王仁義之術如此則

天下太平庶幾可興也上因張敞勸諫即依其言由是

悉罷上方待詔宣帝初時誤信之旣聞張敞之諫知其

無益盡都罷去之其聽言之速改過之勇真明主也

上頗修飾宮室車馬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也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闊不甚寵異也吉謝病歸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奢華費用盛于昭帝時外戚是皇
親許氏是宣帝皇后家史氏是宣帝祖母家王氏是宣
帝母家皆貴重寵幸有權勢王吉是當時諫官姓名上
疏陳說陛下躬秉聖人之資質總統萬方惟思當世急
務將興太平朝廷詔書每行下民間欣然歡喜若死者
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及于民未可謂太平之本
務也自古以來欲治之明主不能世世常出今公卿幸
得遭遇陛下適當其時凡有所言即聽受有箴諫即依
從然群臣中未有建白萬世長遠之策舉明主使同于
三代夏商周之隆盛者也今群臣所務但在于期會程

限簿籍文書斷獄聽訟而已此皆末節非太平之基本也太平基本在于興教化正風俗臣願陛下上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時常接見讀書明理之人述先聖之舊禮使凡事皆有節度明王者之定制使臣下知所遵守敺使一世之民和順道德升躋之于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成王康王是周時賢君當時風俗淳厚高宗是商時賢君享壽最長久言上下有禮無奢華僭亂之事安享太平風俗自能淳厚人君自然享壽長久矣上以其言為迂闊難行不甚寵異也王吉乃辭謝稱病歸去王吉勸宣帝延

接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建萬世之基其言似緩而實切
宣帝欲求近功速効不能用之可惜也哉
上詔進擊先零時恐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
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
璽書充國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嘆曰本用吾言
羌虜得至是耶往者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
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
二冊羌人故敢為逆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
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徭役不息恐生

他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
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三
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晦省大
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虜當何時伏誅熟計復奏充
國上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上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
伍最後行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

日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書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

屯田

宣帝下詔使趙充國進兵征擊充零當時先零手下羌人投降中國者已萬餘人矣趙充國料度先零必自敗壞不勞用兵欲罷有馬騎兵使步兵留邊屯住種田以等待羌人自家撒壞作奏本未上會得朝廷命他進兵璽書趙充國兒子使客勸諫充國今且奉詔出兵不須上奏充國不肯嘆曰始初本用吾言語羌虜豈得反亂至此耶往者時金城湟中西邊地方穀價極賤每穀一

斛纔值八錢耿中丞名壽昌為司農中丞我告耿中丞若肯趂此價賤糴穀三百萬斛羌人知我有糧不敢動矣耿中丞但請糴一百萬斛乃止糴得四十萬斛耳義渠也是西戎種類因朝廷兩次再遣使臣往來且費用了一半原糴既少費耗又多失此二策羌人知中國糧少故敢為反逆充國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領吏士馬牛食所用糧料芻藁調度甚廣搖役不息大兵久聚恐生他變且羌人但易以計謀破他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地方東至浩亹地方有羌虜故田地及公田民所未曾開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

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布要緊利害處使桃浚溝渠每人種二十畝收糧草可省大費宣帝答他說就依將軍計策此虜當到何日纔得伏誅再熟計復奏趙充國又上伏說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在計謀而以戰國為賤縱使百戰而百勝非計謀之善也故必先為預備使人不可勝我以等待敵人有可勝之時纔是萬全之善計謹條奏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充國的奏本每上朝廷輙行下公卿議臣商議起初衆人所見不同說充國計謀為是的十人中止有三人中時說他是的有五人最後說他是的有八人宣帝有詔

詰問那先前說不便者皆頓首服罪丞相魏相說臣愚
魯不曾習兵事利害但知後將軍趙充國數畫軍冊其
言常是臣保任其計必可用也上于是荅充國嘉納之
依他說留兵屯田趙充國熟知邊事請留兵屯田必求
萬全不圖倖勝雖詔書逼他進兵不肯改變這純是實
心為國的忠臣宣帝能委託信任詔書已行還依了趙
充國計策雖群臣議論不同不為搖奪真明主也

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率其衆降漢騎
都尉鄭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將
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辛酉

日逐王是北虜中的頭目握衍朐鞮單于是北虜酋長的稱號日逐王與握衍朐鞮單于有讐隙率領他手下衆人歸降漢朝騎都尉是邊上將官姓鄭名吉渠犁龜茲是西番國名鄭吉調發近邊諸國五萬人迎接日逐王將領他到京師漢朝封日逐王為歸德侯鄭吉先曾領兵破了車師車師也是西邊外國名又領日逐王來歸降自此他的威勢震動那西域各國他原管防護邊外西南一路朝廷又着他并防護車師以西北道路故

稱他官名號為都護都護之設官自鄭吉始總有之遠方外國或有侵犯各邊固該防備最不可出兵遠去征他縱使得他歸降也於中國無益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可用徒勞民費財而已漢時貪圖虛名破車師降日逐耗損中國所得不如所失古帝王之治必不肯如此

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癸亥

四年潁川郡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

常有鳳凰神雀數飛来集于各處郡國潁川郡鳳凰神雀尤多宣帝詔賜黄霸爵為関内侯後幾數月又徵取黄霸為太子太傅黄霸是好官宣帝拔起大用他使外官激勵向上最得用人之法但鳳凰神雀决非常有之物當時郡國所報大柢都是虚假只因宣帝喜好祥端故各處迎合上意粧點来奏雖以黄霸之賢亦為之可見朝廷喜好不可輕易圖一時虚名反為人所欺誑取笑于後世有何益哉

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庚午

烏孫安息都是西域國名舊時從烏孫以西到安息諸外國與匈奴相近者皆畏懼匈奴而輕慢中國及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漢後這西域各國皆尊敬漢朝不敢慢矣帝王之治惟務修德以安中國看那遠方夷狄如禽獸一般他來侵擾也不足怒化來朝貢也不足喜若怒而往伐則妄開邊釁而致禍若喜而招引則耗費賞賂而致欺唯謹修內治愼固邊防來侵犯則拒絶之退不遠追來朝貢則羈縻之去不強致斯得制馭蠻夷之道也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舊

思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委以政事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共專權勢請召致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四人命至重望之所

坐語言簿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

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

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

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元帝

甲戌

史高以皇親外屬管領尚書事尚書職掌朝廷文書的

官蕭望之周堪皆是東宮輔導有師傅舊恩天子信任

之時常數得宴閑時面見言古今治亂陳說帝王政事

蕭望之恐史高專權壞事乃選擇賢臣奏白于元帝於

宗室中得明經有文學有德行的一人名劉更生又與

一人名金敞並拾遺左右這兩箇都是方正的君子著他常在天子面前朝廷或有差錯過失隨時進諫救正不至壞事史高雖領尚書事不得專權自由他充位而已因此恨蕭望之與他有釁隙弘恭石顯是兩箇內臣姓名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掌管緊要機密大事通曉文理明習法律元帝即位多疾病委託他兩箇以政事蕭望之等見得皇親許家史家都放肆驕縱常以為患苦又見弘恭石顯專權深疾惡之乃建議奏白于元帝說中書所職掌管朝廷奏本文書等事乃是政事根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曉事存心公正好人居處此地自武

帝不常視朝宮中游宴後庭外官出入不便故用宦官
管文書奏本其是非古制原不該着宦官職掌如今宜
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蕭望之旣薦舉劉更
生金敞使史高不敢專權又欲罷中書宦官使弘恭石
顯不得壞事因此大與史高弘恭石顯他三箇的意思
相忤弘恭石顯恨蕭望之要陷害他乃奏元帝說蕭望
之周堪劉更生相結為朋黨毀離親戚自家要專擅權
勢請召致廷尉召致廷尉是着法司提問的意思元帝
說蕭太傅平素剛正若提問他必然自死安肯就吏到
官受人凌辱石顯等欺哄元帝說人命至重誰肯自死

蕭望之所坐乃言語薄小之罪必無所憂元帝乃可其
奏許他提問使者去召望之望之仰天嘆說吾嘗備位
官至將相今年過六十矣臨老入牢獄苟求生活豈不
鄙賤可羞乎遂飲酖是毒藥自殺天子聞蕭望之死大
驚拊其手說向時固猜疑他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
元帝既知望之是賢傅又曉得他剛正不肯受辱即當
敬重保全乃輕信讒言輕易許他提問以凌辱之及至
服毒自殺明是被姦邪陷害無罪屈死即當明正弘恭
石顯之罪誅其欺罔乃將就姑息無所懲創身為天子
不能剛明果斷反被左右姦邪顛倒擺置肆無忌憚主

殺大臣盡在其手弄權壞事無人敢言漢業漸衰皆元帝懦弱之過也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

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邪進則衆賢退群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

更生等戊寅

石顯見張猛周堪等是正直君子心常畏憚要陷害他每常數進譖言誹毀之劉更生恐怕君子被這小人傾害危殆上書奏元帝說臣聞帝舜時命九官在朝濟濟

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順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有如此之祥瑞至周幽王厲王之際朝廷衆臣不和彼此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有如此之災異由此觀之和順之氣致祥瑞乖戾之氣致災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直之臣得進用者治之表正直之臣被陷害者亂之機也夫人主信任賢臣則讒言不得入若執狐疑之心則讒邪害人者乘機巧說必來讒賊之口人主處事果決賞功罰罪無不的當則小人不敢進若優柔不斷自無張主則邪枉之人

成羣得進是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則
政事消故易經有否泰兩卦當否卦時君子道消小人
道長則政日亂當泰卦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
治治亂之分全在君子小人之進退今以陛下聰明聖
智誠肯深思念天下之心杜絶閉塞羣枉之門使小人
常退廣開衆正之路使君子常進是非邪正炳然明白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石顯見劉更生這些分別君子小人乃愈與史氏許氏
兩皇親家結為黨比而怨恨劉更生等必欲害之自古
雖盛世也有小人雖亂世也有君子但君子小人不能

並立君子恐小人壞朝廷事常要退那小人小人恐君子說出他的過惡常要害那君子然君子多在疎遠有事不得面奏雖有奏本數千萬言又或不暇觀覽小人多得寵幸試探人主的喜怒只用一兩言誤國害人的大事不知不覺都得依從所以小人常得志君子常被害治的日子常少亂的日子常多皆為此也故聖王立朝必先審辨邪正時常接見儒臣講論道理聰明日進小人不敢欺則朝政清明太平可常保矣漢元帝時如周堪張猛劉更生儘有許多君子惜乎不肯信任而史高弘恭石顯皆得顓政擅權此漢業之所以衰也

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鬻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切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上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成帝壬辰

四年夏成帝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

成帝躭于酒色政事都委託王鳳當時人議論者多歸咎說災異是王鳳所致谷永見王鳳正有權柄朝廷方見寵用他暗欲要投託結交在他門下乃對成帝說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邊無薰鬻冒頓強盛之患薰鬻冒頓是古時北虜之號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趙佗呂嘉是古時南越叛臣之名三面邊垂晏然無事靡有兵革之優骨肉親戚大臣有申伯之忠申伯是周宣王的舅盡忠于國把申伯比王鳳說他也是忠臣又稱贊王鳳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傅陸之亂重合安陽傅陸是前朝三箇皇親反叛的說王鳳比這三家無

毛髮之罪切恐陛下含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曚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谷永這書專替王鳳巧說惟恐成帝省悟見出他罪過這正是邪佞之人成帝就信其言以其書傳示後宮又陞谷永為光祿大夫奸臣弄權恐怕公論不容其初還有忌憚只因這邪佞小人苟圖富貴趨謟贊楊欺哄朝廷顛倒是非及至權勢已成滿朝結成一黨使天子孤立于上不能制之深可痛恨若杜欽谷永真萬世之罪人也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

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親問禹以天變禹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 己酉

安昌侯張禹雖致仕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凡有大政事必與張禹定議當時王氏專政權歸外戚日食地震屢有災變吏民上書奏朝廷說這災異之應都譏切是王氏一家專攻所致成帝也漸漸省悟頗以為然乃親到張禹家問他這天變所由果是為王氏否此時

張禹若肯盡言正對使成帝收攬政權别任賢臣消弭災變漢未必亡張禹見得王氏勢大生殺皆在其手恐怕他讐恨乃對成帝只說春秋時常有日食地震或因為諸侯相殺或為夷狄侵中國災變所由非止一端天意深遠難見上書者都是新學小生亂說誤人不可信用成帝平素尊信敬愛張禹見他如此說信以為實從此再不疑忌王氏貴戚專擅威勢所逼雖天子之師親承訪問還不敢盡言况其餘小官遠臣又誰敢說縱說豈得聽信所以人主威權不可假借于人恐其漸不可制也張禹畏懼權臣巧言避禍成帝之聰明反被他蒙

敝了漢室之亡皆因于此不忠之罪大矣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薄稅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

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

戚近習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甲寅

初武帝時董仲舒對武帝說秦時用商鞅之法除去古

時井田之制使民田得相買相賣自此富者田連阡陌

更無限制貧者無立錐之地民閒富家在一邑中有人

君之尊在一里中有公侯之富小民無田者安得不困

古人井田之法雖難倉卒即行如今宜少近古限民名

田以贍補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

然後可善治也及哀帝即位師丹復建言說方今累世

承平豪富吏民家貲多至數鉅萬而百姓貧弱者愈困

苦宜畧定限制天子發下其議論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各名下田數俱有定限關内侯與吏民之家每人名下田皆不許過三十頃奴婢不許過三十人期到盡三年以裏各自裁省三年之外再犯者田地奴婢俱入官時田宅奴婢價為此減賤貴戚近侍人家多不便也詔書姑且停止須待後時更行遂寢止更不行限田之法使貧富不至大相懸絕可以消止臣民奢僭之端亦王政之一事只因貴戚近習不便遂止不行可見這貴戚近習有權朝廷縱有善政都被他每沮撓天下安得不亂所以明主當早見而預防

之也

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于是群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平帝乙丑

是月前輝光是官名名謝囂奏說武功長之官姓孟名通家中浚井得曲石上圓下方有丹書紅字著于石上其文曰告安漢公王莽當爲皇帝這謝囂所奏其實是王莽着人假做出来要欺哄當時說他該有天下天意降下来的符命自此之後姦邪之人爭来獻符命以投

其意待命之起自此始矣于是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
王莽踐天子之祚謂之攝皇帝如權管的一般太后下
詔許之曰可天子之位豈是人臣可以權攝當時羣臣
甘心從亂背漢事莽太后婦人無知只欲厚其親戚不
念漢家祖宗之業一旦亡失皆可痛恨人君初時寵用
外戚豈料遂至于此既假以權未有不致亂亡者萬世
所當深戒也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十二將
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往之者也後出三家周秦漢征之然而

來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
還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蟁䖟之而已故天下稱
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
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
中國疲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之
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
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
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新莽辛未

王莽恃當時府庫錢糧豐富欲用兵征伐北虜立威于匈奴乃遣其臣孫惠等率十二將一時分道並出其臣嚴尤勸諫說匈奴為中國害自古及今所從來久矣未聞上古之世有必征之者也後時三家周秦漢皆嘗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何以見周得中策周宣王時匈奴號為玁狁內侵中國至于涇陽宣王命將征之趕逐他盡出境界即引兵而還不往外窮追遠討宜王度量寬大看那玁狁侵犯譬如蚊蝱小虫一般但驅逐之使不能害人而已不肯勞民費財遠去征伐孟見得內外輕重理勢分明只欲

保安中國故天下稱其明雖不能使夷狄不侵而中國百姓各得其所是為中策何以見漢得下策須武帝惡匈奴之強盛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屢地遠列笓戍雖嘗戰勝有克獲之功胡人每及輒報復之兵連禍結鬬爭三十餘年不得休息中國因此疲敝匈奴亦創艾彼此各有損傷天下稱其為武然貪戰勝之虛名受疲敝之實禍是為下策何以見秦無策焉秦始皇志吞六合夷狄侵犯本是小恥他不能容忍輕用民力築長城以拒胡人延袤萬里之遠轉輸供給之行起于負海耗費錢糧擾害百姓長城築完疆境既全自以為無患矣

中國内竭天下怨恨以喪其社稷本欲求安反致危亂是為無策如今天下連年飢饉不收北邊尤甚若大用民力出兵遠征功不可必勝敗難料臣伏憂之嚴尤此言要王莽以周宣王為法以漢武帝秦始皇為戒王莽決意用兵不聽其言夫天生夷狄決無可盡殲之理聖王之治無事時隄防禦備不敢懈怠來侵犯但堵截驅逐不為遠追使百姓安生樂業常享太平所謂上策不過如此自古窮兵黷武征伐外夷未有不自取敗亡者王莽固不足道矣有天下者不可不深以為戒也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

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嗸嗸陷刑者衆丁丑

王莽秉性急躁擾亂不能安靜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傚古人不度董古今時宜可否制度又不定官吏因緣為姦弊天下受其擾害嗸嗸然悲泣不止陷于刑罰者衆人君之德必須從容寬大舉動有常則上下相安隨時宜立制度一定不移不至朝更夕改則臣民知所遵守若躁擾紛更姦弊更多反以生亂王莽以篡賊居尊位而又任性妄為如此不久敗亡寔其自取也

莽法令煩苛民摇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

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荆州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藏于綠林山中至七八千人五年瑯琊樊崇起兵于莒一歲間至萬餘人地皇三年樊崇等聞莽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戊寅至壬午

王莽法令煩瑣苛刻民搖手即觸犯禁忌不得務農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連年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傍緣莽禁令因而侵刻小民富者被侵害不能自

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都並起為盜賊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衆藏於綠林山中至七八千人瑯琊人樊崇起兵于莒一歲間至萬餘人樊崇等聞王莽將出兵討之恐其衆人與莽兵相雜亂不能辨認乃皆以朱色染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盜賊之起只為差役繁重刑罰嚴酷百姓不保其生命故相聚為亂若不因困苦逼迫誰肯相從為賊王莽篡漢富有四海一旦盜賊群起竟不可制因而滅亡雖篡弑大惡人人得而誅之亦由刻害百姓自速其禍也然則布德行仁愛養百姓豈非保天下之要道哉

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劒五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意者外有宗藩之彊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知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奢侈慕神仙宮

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于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正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歷年圖是作史者將西漢二百餘年治亂興亡之迹撮其大者敘為此篇以垂鑒戒所以謂之歷年圖起初說高祖奮于布衣提着三尺劍五年之間就成了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只因他明于知人善于任使而已怎麽見他知人善任觀高祖曾說鎮國家撫百姓我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我不如張子房戰必勝攻必取我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一時之豪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得天下韓信也曾對高祖說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韓信此言足以盡高祖之為人矣這一段說漢高祖的事高祖既崩呂太后臨朝稱制擅王諸呂欲滅劉氏

當此之時漢祚將危不絕如綫音線意同然而卒不能爲患者以其外有宗藩齊趙之彊國內有大臣絳侯灌嬰等忠臣也這一段說呂太后時事文帝景帝之時承平海內無事百姓每都家充給人人富足德化大行民不犯法庶幾刑措而不用後世皆知稱慕其美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順民之情安靜不擾所以能致太平之盛如此這一段說文帝景帝時事孝武皇帝喜淫侈慕神仙又好興土水宮室無度巡遊天下不知止息窮兵于四夷嚴刑而重賦觀他的行事比之秦始皇何異哉然始皇以之亡國而

武帝得以善終者只因他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有這些好處故比于秦始皇成敗若此之殊也這一段是說武帝時事孝昭皇帝十四歲而即帝位在童稚之年當時霍光輔政奸臣上官桀等要陷害他昭帝知道霍光是忠臣不為奸邪所惑確然任之而不為搖動何其天資之明也然霍光此時猶專政而不肯歸之于上此則霍光之罪矣這一段是說昭帝時事孝宣皇帝綜覈名實信賞必罰那時做官的都各稱其職百姓每都各安其業比之孝武功烈為勝焉這一段是說宣帝時事到了孝元皇帝優游不斷寵任佞臣踈遠君子漢家之業由

此遂衰孝成皇帝荒于酒色委政外家王氏專權國事愈壞孝哀皇帝狠愎（音弼）不明嬖倖盈朝當此之時國勢愈危不可復救矣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其微弱遂篡漢而有天下王莽恃其詐慝既篡漢祚不肯安靜煩民玩兵罪盈惡積于是天下怨叛而人心復歸于漢矣西漢之興從高祖以至孝平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治亂興亡之迹畧具于此其中如高祖之知人善任文景之恭儉不擾武帝之求賢納諫昭帝之能辨忠邪宣帝之綜覈名實這都是人主的美德所以能創業垂統而興太平之業者皆由于此如元帝之優游

不斷成帝之荒于酒色哀帝之狠愎不明這都是失德之主所以敗壞祖宗的基業而身陷于危亡者皆由于此觀其得失成敗之由豈非千古之鑒戒哉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薄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光

武庚寅

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對着朝中的公卿說這是我起兵時的主簿也他替我剪除荆棘平定關中其功大矣朝罷之後賜馮異珍寶錢帛以賞其功又下詔說我昔在河北為王郎所敗倉卒之時兵疲食絕幸賴馮異前在蕪蔞亭進豆粥後在滹沱河進麥飯其厚意久未酬報馮異頓首謝又引一件故事對光武說昔者齊桓公在莒時齊人要立以為君管仲要立公子糾將兵邀截莒道射齊桓公中其帶鉤其後齊桓公既返國之後曉得管仲是箇賢人忘其舊怨從囚車中取他出来拜為相國其後管仲輔佐齊桓公霸諸侯顯名天下他對齊

桓公說願君不要忘了當時射鉤之辱小臣也不敢忘了檻車之恩管仲與齊桓公君臣儆戒安不忘危所以功立名顯齊國賴之今臣亦願國家不敢忘了在河北時艱難困苦的事小臣也不敢忘了在巾車地方拔用的厚恩於是光武留馮異住十餘日仍令與其妻子還西鎮守關中這一段是記漢之君臣儆戒無虞的說話

大凡人之常情能戒謹于憂患之時而不能不懈怠于晏安之日譬如人有疾病的時候醫藥調理十分謹慎及至病愈之後就肆意不檢因而致患者多矣國家有敵國外患的時候慮患防危無所不至既至太平之後

就晏安佚肆因而致禍者多矣若是養身者能于無病之時常思有病之苦慎起居節飲食則身體康彊永無疾病之患矣治國家者能于無事之時常為有事之慮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則國家治安永無危亡之禍矣光武這等樣的明主又歷盡許多艱難辛苦馮異還恐怕他既得天下之後溺于晏安不知警戒故引管仲之事以規諷之真藥石之良言凡為人主者所當深思而警惕也

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與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

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

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遣賜

錢穀以成禮葬之己亥

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官韓歆素性剛正好直言無

所隱諱光武每不能優容他在光武面前說年歲將饑

亢以手指天畫地其言甚切以此得罪免官放歸田里

光武餘怒猶不能釋然復遣使宣詔書責怪他韓歆父子

懼遂與其子嬰皆自殺韓歆素有重名死于無罪衆人

之心都不厭服光武後亦悔之乃遣使賜之錢穀復以

三公之禮葬之看這一段事可見人主容受直言之難

蓋昏庸之主拒諫飾非無足怪者光武以聖明之君而猶不能容一韓歆況其他乎所以宋儒司馬光斷這一件事說昔者商之高宗命傅說說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說人有病病必須進那苦口瞑眩之藥而後其疾得愈若是藥不瞑眩其疾何由而瘳乎譬如說人主必常近正士聽直言然後可以免于有過若不能容受直言則其過安得聞乎然苦口之藥難嘗逆耳之言難聽所以這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怎麼說直言非人臣之利蓋人君之尊如天其威如雷霆人臣將有言于君反覆思之至于再三然後敢言及至到人主

面前迫于威嚴之下十件事說不得兩三件事其進言之難如此使其聽從固為幸矣一或犯了顏色觸了上怒大則有誅戮之禍小則有譴責之辱這豈是人臣之利然却是國家之福何也蓋人主若能容受直言身心或有過失因之而改政事或有闕誤因之而修朝廷或有姦臣因之而知四方或有利病因之而達使其君德修業廣國治民安這豈非國家之福唯其如此所以古之人君和顏悦色以求之還恐直言不得聞耳目有所蔽若是加之以刑戮恐之以罪責則人臣愈不敢言而國家之事亦壞矣夫以光武之世而韓歆乃用直諫而

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然光武平生聽言納諫好慶尚多只有這一事是他失處為人主者取其善而毋蹈其失可也

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別獻帝庚寅

初孫權與其臣呂蒙說卿如今位為將相當路管事不可不讀書學問以廣見聞呂蒙辭說軍中多務無暇讀書孫權說我所以勸汝向學者豈是要卿術行數還專治一經為儒生博士耶但當涉獵書史覽觀古人之事以為鑒戒耳卿說政務繁多無過于我然我未嘗以多事而廢學居常讀書講求治理自以為于身心大有補益自此呂蒙因孫權之教乃始就學讀書及魯肅過潯陽與呂蒙對談聽其論議迥異平日乃大驚異之說卿今日的識見全不似昔日那吳下阿蒙矣呂蒙說士君子相與別去三日就當刮目相待大兄與我別别來已久

而相待乃只如舊日亦何見事之不早乎從此魯肅敬重呂蒙文請呂蒙的母親出来拜之與之結友而别這一段記呂蒙的事見讀書好事之有益古語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說道開卷有益蓋書史上載的都是聖賢的格言與前代治亂興亡之迹人若能讀書窮理把那聖賢的言語都體貼在自已身上看那前代治亂興亡的事便思想他所以興所以治者必有其由所以亡所以亂者必有其故于是擇其善者以為法則不善者以為鑒戒從此工夫不要間斷終始典學則自然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雖聖賢地位有何難到不然

雖有聰明睿知過人之資而不知學問就如一片美玉不加琢磨如何成得美器孫權以中材之主竊據之雄猶知勉勵其臣孜孜向學如此況居帝王之位而有聖賢之資者其可不勉強學問以求日進於高明之地哉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譚大器之遂為治中親待亞于諸葛亮

劉先生以從事官龐統試守耒陽縣令這龐統就是前面司馬徽稱為鳳雛者也他少時與諸葛亮齊名及任

耒陽不修其職縣事不理坐此免官魯肅寄書與先主稱龐統的字說龐士元不是百里縣令之才若使他履治中別駕這等樣的官纔得以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以此為言先主因他兩人之言召見龐統與之言談乃知其為奇才大加器重遂用統為治中使他日侍左右訪問籌策親待之禮亞次于諸葛亮這龐統是智畧之士非牧守之才先主用違其宜故其所長無以自見可見人之才器不同或宜于大而不宜于小或長于此而不長于彼用得其當則天下無可棄之才苟乖其宜則長短大小皆不得以自見矣用人者可不審哉

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毎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唐高祖己卯

考是考覈人的言行第是品第人的高下虛心是没箇私意先横在心裏差字解是畧字俛眉是低着眉就如說低頭的意思唐高祖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能直言極諫將他做第一等因置酒高會謂大臣裴寂等說隋煬帝驕奢無道惡聞直言群臣習為諂佞不敢正諫

下不盡忠上不聞過遂至失了天下朕親見其事故自
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以補正闕失然惟李綱遇事規
諷畧能盡其忠款孫伏伽曾上疏指陳無避可謂誠心
直道無所欺隱其餘衆人尚皆踵習隋季弊風只俛眉
自容而已豈朕所望于今日諸臣哉這一段是紀高祖
激勵人心疏通言路的意思夫逆耳之言人所難受自
古人臣有盡忠進言之心嘗患君上不能容之高祖乃
優獎直臣曉示群下如此可謂識爲治之先務矣其開
創洪業傳之永久豈偶然哉
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

主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彛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壬午

突厥是唐時北狄如今韃靼可汗是他的酋長頡利是當時酋長的稱號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原州今陝西固原州犬羊是因胡人不知人的道理故比之犬羊

唐高祖武德五年秋八月己未日突厥頡利可汗自引兵十五萬人入鴈門寇掠并州别遣兵數千騎轉掠西

邉原州高祖集群臣會議說道突厥旣興兵入寇却又遣使来求和還是該與他和該與他戰兩件之中那一件利便太常卿鄭元璹對說與他戰未免結得怨深了不如彼此講和休兵為利中書令封德彛對說突厥倚恃他的人馬强衆有輕視中國的意思若不戰而和顯是中國衰弱不敢厮殺的模樣他益發無忌憚了明年將又来寇掠臣愚以為不如悉衆擊之彼驕我奮其勢必勝旣勝則突厥必懼怕中國不敢輕視然後却與他講和則恩與威並著往後不敢輕犯了中國還是戢為長便高祖見封德彛說得有理遂依了他的說話此一

段是紀唐朝君臣制馭夷狄的方畧然此雖是當時事
體合該先戰後和若使高祖無良將勁兵縱欲與他戰
如何戰得若不量力輕與他戰又豈不誤事所以為國
家者必要于無事之時預為有事之備選用將官操練
兵馬使箇箇精勇堪以勝敵然後遇着該戰的時便能
出戰邊境可保平寧也

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以舒
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殽召親戚與之
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
帛泣與之别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

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復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内肅然

乙酉

武德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張鎮周因舒州是他原籍既到州就所居故宅多買酒殽召他的親戚先與之酣飲宴樂散髮箕踞不拘禮節如未做官相處時一般如此者凡十日既而分贈衆親戚以金帛哭泣與之作別說今日我張鎮周猶得與親戚故人敘舊情為歡飲明日以後我是舒州都督管治百姓耳上下名分相拘官民禮隔不敢復顧私情再得為交

遊矣張鎮周既預戒其親戚自此凡他親戚故人或有犯法的他皆從公斷罪一無所縱舒州人民見他至公無私莫不觀感畏服境內肅然大治蓋自古惟是公道可以服人若親戚故舊得以私情撓公法則政不均平法令不信人心不服矣觀張鎮周不私故舊便能使境內肅然可見為治之道全以至公無私為本在一州且然況治天下者乎

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丙戌

世民是唐太宗名太宗既立為皇太子高祖即詔處决

軍國庶事故太宗遵高祖意要將天下事從新整頓一番先從君德上做起遂將禁苑中所畜養的鷹犬盡皆停縱放了以示不復從事畋獵凡四方額外貢獻盡皆停罷了以示不復崇尚奇異又令百官各上章疏備陳安人理國興利除害所以致治的要道先是武德末年號令煩雜刑政懈弛太宗乃盡革其弊發政施令一切簡便使人易從十分嚴肅使人難犯蓋一轉移之頃即覺德意流通紀綱振舉于是中外臣民喜見明主莫不仰戴悅服此一段是紀唐太宗初政的好處蓋天子一日二日萬幾若盤于遊畋豈不妨廢了正事軍國日用所

需自有下民惟正之供所謂貢獻多是奇巧珍異之物若不禁絕非惟玩物喪志開邪諂進獻之門亦且蠹政傷民為害不淺天子以一人理天下若非兼聽並觀則四方利病政事得失安能盡知太宗初理庶政即毅然將數件事一旦盡皆舉行正如旭日東升萬象光彩其致治之美于此固已肇其端矣

詔以宮女衆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閟與閉同愍是憐恤的意思唐太宗既即位他務未遑首先下詔說道掖庭中所聚的宮女衆多不唯虛費衣

糧竭民財力歸人幽閟深宫于人情實可憐恤詔命簡擇出其無用者令各歸其親戚任從適人不但省費亦使人各遂其天性考之唐史此時所出凡三千餘人及至貞觀二年又出三千餘人夫清心寡慾人主盛節太宗以方壯之年能以道制情不邇聲色若此是宜史臣紀之以示後世也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

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

彝頓首謝太宗丁亥

陳與陣同秦王破陳樂是唐太宗初爲秦王破劉武周時軍中作此樂曲後更名爲七德舞雍容是和雅的意思甚是克定貞觀元年正月唐太宗宴群臣因奏秦王破陳樂曲遂向群臣說道朕昔年受上皇委任專行征伐討平群雄民間遂有此破陣樂曲雖是舞用干戚發揚蹈厲不如籥翟進退舒徐象文德之雍容可觀但朕自征伐四克遂定海内于一是功業由此而成不可忘本故宴會用之也封德彝對說陛下以神武削平僭亂

豈區區文德所可比方太宗說道戡定禍亂須以武勝若功業已成之後保守須用文德文武之用各隨時之所宜不可偏廢爾乃謂文不如武是一偏之見斯言過矣于是德彝頓首謝其不及焉此一段是紀唐太宗功高不矜為治識體的意思蓋惟其知守成在文故自即位之後休兵息民求賢納諫制度紀綱煥然可述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由然矣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中書省門下省是唐時宰相衙門閣是內中小門唐制

天子朝叅御大殿其與群臣商確政事則御便殿令由閤門而入謂之入閤太宗勵精圖治常召宰相及大臣入閤至便殿與之講求治道猶恐識見不廣建置有不當處乃制自今貞觀元年以後兩省宰相及三品以上臣僚入閤議事時都許令諫官隨之同入凡所議政事或有差失教他每即時論諫盖天下事務至煩宰相大臣雖悉計議豈能盡善無差朝廷舉措貴密得諫官隨事規正則勝于命令已行方去更改太宗求治之切慮事之容如此是以當時下無隱情事無過舉君臣同心四夷向化萬世帝王所當法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灼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佯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佞臣是邪諂巧辯之臣草澤猶言田野灼是明佯是假說的意思權是機權譎是詭詐唐太宗時有人上章奏請斥去佞臣者太宗因問他在朝諸臣那箇是佞臣其

人對說臣不曾出仕住在草澤之中與羣臣未嘗相接不能明知其人不敢妄指但人之忠佞雖是在心外貌也有可試驗處臣願陛下與羣臣言論時節心本不怒却假作箇惱怒的模樣以試驗之若能不畏雷霆執持正理毅然不屈的就是直臣若懼怕罪責順情阿旨的就是佞臣太宗不然其言說道人君所行是臣下的表率譬之于水君就是水的源頭一般臣就是水的末流一般流水清濁都出于源頭若源頭濁了末流如何得清君若先自行詐則表率先已不正何以責臣下忠直朕方以至誠治天下以真心寔意與臣民相接見前世

帝王好以權譎小術接遇其臣下者常竊羞其所為崇何自襲其非乎卿的謀策雖好朕不取也此一段是紀唐太宗知待臣圖治之本的說話蓋人君以一人之身宰理萬物臨御百司若用詐術御物則衆亦飾智以相欺邪正溷亂安能辨別惟開誠布公推心任賢則邪佞無由眩惑忠直得以自效太宗所以能委任房魏諸賢而不為封德彝宇文士及所間者謂不本于是哉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

陛下愼終如始則善矣戊子

兢兢業業是戒謹恐懼的意思唐太宗謂侍臣說道人言天子制命萬物皆得自由極其尊崇無所敬畏忌憚朕則不是這等蓋天子所行之善否天命視之以為去留故朕上畏皇天之鑒臨臣民仰之以為法式故朕下憚群臣之瞻仰每思君德或未盡修庶政或未盡舉兢兢然如執玉捧盈不敢輕忽業業然如臨深履薄不敢怠荒尚恐怕所行或有悖于天理上不能合皇天之意拂于人情下不副衆人之望殊未嘗無所畏憚也魏徵對說人君為治最患恃其尊貴上不畏天之譴責下不

憚人之非議以致驕奢縱逸無所不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憚群臣誠得致治之要矣但人情多能謹之于始不能慎之于終臣願陛下常存兢兢業業的心則天常眷佑人常愛戴斯為盡善矣唐太宗這一段說話正與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謨太公告武王丹書之義相同蓋自古聖王致治之隆未有不由于敬畏者但古聖王之心純乎義理不累於欲故能終始無間後世人主之心敬不勝怠理不勝欲故不能保之于永久魏徵窺見其微遂進慎終如始之說惜乎太宗無用言之實無省身之誠氣盈志怠竟不克終此其治所以止于唐也

嘗謂告上塚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謂告是請假的意思嚴裝是整辦行李嗔是嗔怪輟是止鷂是鷙鳥臂之是架在臂上這二節是史臣記唐太宗嚴憚魏徵的事說魏徵嘗請假去祭掃墳塚後事畢還朝進言于太宗說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面皆整辦行李完備了又畢竟不行是何緣故太宗笑對他說我當初實有此心只因怕你嗔怪我逸遊所以中止這是

太宗嚴憚魏徵不安於逸遊的事太宗又嘗得一佳鷂因為愛他親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奏事恐他看見便將這鷂藏匿懷中魏徵雖不明言諫止只管故意奏事不已其鷂畢竟死在懷中這是太宗嚴憚魏徵不溺于翫好的事夫唐太宗以人君之尊乃反嚴憚其臣如此何也蓋太宗剛明知治天下之道當先以禮檢身不可差失故其畏魏徵非畏臣下乃畏禮也使太宗能充此心則堯舜之兢兢業業何以過焉宜史臣以為美事而記之也

上曰為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

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
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
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都督是唐時各路總管官名如今之巡撫都御史刺史
是唐時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縣令即
今之知縣親是近唐太宗說道國以民為本為朕惠養
斯民使各安其生無有愁嘆者唯在各路都督與各州
刺史蓋這兩樣官職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于理
道最為緊要故朕常記錄其姓名於便殿屏風上時加
察訪得其在官所行的事跡或善或惡都各填註于本

官名下以備將來黜陟使有所勸戒皆知奉法愛民至于縣令之職于百姓尤為親近得其人則一縣百姓皆受其福不得其人則一縣百姓皆受其害不可不慎加簡擇于是命內外五品以上官各將平日所知才守堪為縣令者俱列名以聞這一段是紀唐太宗慎重民牧的意思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使四海九州之內無不安生樂業方是太平世界然天子端居九重之中愛民雖切其勢不能獨治須要方面守令之臣宣德布化然後治功可興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于選賢養民如此又定為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受命之日對

便殿賜衣物所以寵任責成者可謂至矣貞觀之治豈倖致哉

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勑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己丑

中書省門下省俱是唐時宰相衙門舍人是中書省屬

官侍郎是佐貳令是長官給事中是門下省屬官黃門侍郎是佐貳貞觀三年四月唐太宗始御太極殿對群臣說道國家建立宰相設中書省掌執天子大政凡制問詔勑皆屬其宣署申覆設門下省掌出納帝命凡國家之務皆與中書參總此兩省乃機務緊要之司詔勑如有不穩便處都該辨論執奏近来唯見阿旨順情不聞一言違異夫宰相若但署詔勑行文書而已則人誰不能做何煩選要賢才也于是中書令房玄齡等皆頓首謝罪爲兩省相傳故事凡遇軍國大事有關係難裁決者則中書省先令舍人執陳所見雜署其名于所陳

之後謂之五花判事以其言之者非一人所言者非一事也衆舍人判訖中書侍郎至中書令都省覽審察過酌其是非以為取舍猶恐中間還有差失仍行于門下省令給事中至黄門侍郎次第參詳駁正然後施行這規矩久廢了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都照舊行由是事皆停當少有敗壞者此見唐太宗立綱陳紀任賢求治可為後世法也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任之宰相參之寮屬稽衆集長然後思益廣而天工可亮太宗以此責其臣可謂深識治體者矣

上問房玄齡蕭瑀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

于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宜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勑有司自今詔勑行下有未便

若皆應熟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庚寅

這一段是紀唐太宗論政體的說話衛士是侍衛的兵士餐是熟食喜是好怒違是差失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說道前朝隋文帝是何等的皇帝二臣對說隋文帝勤于為治凡事不肯忽畧放過每常朝直至日昃方退群臣自五品以上或有事奏必引坐與之議論事體坐朝既久侍衛的兵士不得下衛都令以熟食相傳而食據文帝天性刻薄固非仁厚的皇帝但他勤于政事亦可謂勵精的皇帝太宗辨說卿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他這等的勤不叫做勵精乃是他不明而好察唯其不

明則于事體有暗昧處照鑒不能盡通唯其好察故常防人欺瞞他而多疑于物所以凡事都要自決不信任群臣此乃大段害事天下至廣一日有萬幾人君以一人聰明雖內勞精神外苦形體豈能盡數都合道理無一件差錯處文帝既不信任臣下窺見他的意思也都不肯向前任事凡事唯取主上裁決受其成命中間雖有差失也含糊行去不敢明言諫爭積日累月乖謬必多此所以傳一世而亡也朕意却不如此擇天下賢才分寘在百官使他各思該幹的職事凡事俱經由宰相精審熟思務求安穩便當然後奏聞施行有功的則賞

之有罪的則刑之賞罰既明誰人敢不竭盡心力以修治他的職業百官各修其職則萬事各得其理何憂天下之不治乎于是中勑有司自今以後詔勑行下有于事體不便的都要明白辨論執奏無得心知不便外面却只依阿順從不盡其意之所欲言也大抵君人之道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隋主好自用則君驕臣諂而政日亂太宗能任賢則君逸臣勞而政日理得失成敗之機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

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辛卯

這一段是紀唐太宗論納諫的說話太宗對執政大臣說道賞功罰罪治天下之大端必至當無私然後合乎天道順乎人心朕時常自己點檢恐怕或因一時的歡喜將無功者妄賞因一時的惱怒將無罪者妄罰賞罰不當則有功者不勸有罪者不懼衰亂將由此而生害事不淺故朕每要卿等直言極諫蓋因情動于中最難禁制若不得忠直之言極力警省必溺于喜怒一偏不肯悔改將賞罰廢置矣然進諫固難受諫亦不容易卿等也要聽人規諫凡有差失聞言即改方是虛心受益

不可以人言不同自己的意思便即嗔惡護短不納君臣勢分雖殊道理却都是一般為臣者自己不能受人諫諍豈能盡情直諫引君于當道哉朕欲卿等匡救闕失故重以此為戒也夫人臣嘗有進諫之心而唯恐君之不納太宗乃恒存納諫之心而唯恐臣之不言不唯自己從諫弗咈而且欲其臣聞過則改不啻父子之訓諭師友之規誨藹然有虞廷交儆之風焉此貞觀所以多直臣稱盛治也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

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壬辰

田舍翁猶言田家老子是詆斥之辭唐太宗嘗一日視朝罷還宮發怒說道我不快這箇田家老子會須殺之長孫文德皇后聞說陛下所欲殺者何人太宗說魏徵每當大庭廣衆之時說我過失使我對群臣羞沮豈不是他廷辱我我寔不能堪故欲殺他耳皇后遂退換了燕服具朝服立于宮庭將行朝謁禮太宗驚訝問其緣故后對說妾嘗聞主明然後臣直蓋忠直之言雖咈人主意而寔利于國家阿諛之言雖順人主意而實害于

政事世主多昧于此但喜順從故其臣下亦不敢直諫大唯明主深察治亂之本在于聽言能抑情以從忠直臣下知明主可與忠言乃敢直陳闕失無所忌諱故朝有直臣則其君必明君也今魏徵能直言無隱良由陛下明聖在上虛懷納諫故耳妾幸遇明君敢不稱賀太宗見后言有理遂釋怒而喜悅焉嘗觀太宗之納諫魏徵之盡言乃三代以下所僅有者宜其歡然相得無復猜阻也乃猶有罷朝之怒何哉順情易合咈意難入人情大抵然耳人臣非真篤于君臣之義而不恤身禍則不敢犯顏進諫人君非真明于社稷之計而不狥己欲

則不能甘受過耳之言故以太宗之英明雖勉強納諫而猶不能忘情于魏徵有天下者可不以是為戒哉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造次是倉卒的意思唐太宗對魏徵說道設官分職都是要上為國家下為百姓王者須是要為官擇人觀其行事察其心術稽其功績恭之衆論不可輕易倉卒闇即用蓋舉措之際關係非輕用一君子則天下見人主

舉用的停當凡懷才抱德的好人都要出来椿國家幹

事而君子皆至矣若用一小人則天下不好的人窺見

人主可欺莫不飾智逞奸獻諛納諂希圖進用而小人

競進矣夫用一君子若無大利然由是衆君子皆至豈

不上益國政下安黎民用一小人若無大害然由是衆

小人競進直不上妨國政下害黎民此用人之始所以

不可造次也魏徵對說任官當擇君子小人此言誠是

蓋如今太平之時與當初創業之時不同彼時天下未

定用人只求能成功濟事或有勇力或有智謀不論他

心行好歹就用了今喪亂既平不但要他有才能又要

他有德行方可用之君但有才無行乃是小人之才用之適足以蠹國殃民誠不可不慎擇也此一段是紀唐太宗能審用舍人才的說話蓋天下之治亂係于人才人才之邪正係于心術若心術不好雖有才能適足以濟其奸惡人主不察而誤用之必為天下大害矣然則用人者可不先取其心而後論其才哉

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擢俊良

起海滞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甲午

箴規是諫正的意思長吏是守宰貞觀八年正月唐太宗念天下至大郡邑至衆朝廷上耳目或有不及思慮或有不到處要分遣有才望的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一時難得其人李靖薦魏徵可充此差太宗說魏徵能直言無隱朕有過失全賴他諫正得以省改其于君德治道裨補不淺朕左右不可一日少他豈可令之出使乎遂命李靖同太常寺卿蕭瑀等一十三人分行天下巡省風俗察視郡守宰侮賢者陞用之不肖者斥退之訪問民間的疾苦有高年的優加禮敬窮乏的厚為賑

恤善良的褒揚而錄用之賢能而淹滯于下任的薦拔而疏通之凡遠方小吏下民隱情朕不能徧歷而周知者使者所至的去處一一處分就如朕親到其地親見其事的一般庶幾朝廷的政教無遠不舉朝廷的恩澤無微不被以稱朕意焉這一段是紀唐太宗任賢使能勤求民瘼的意思蓋人君深居九重天下之事豈能盡知太宗勵精圖治于茲八載方內已乂安矣而猶遣使巡省愛民何切也至于嘉魏徵之直諫不使一日離左右其樂聞過好讜言人如此真可謂明主矣

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

聞過必改必斷于衷曰諫罰積多威怒徵厲乃知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
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
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
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隋去奢從約
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曩昔之恭儉則盡善
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
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丁酉
諫罰是責罰厲是過嚴的意思止水是不流的水曩昔
猶言往日真觀十一年五月魏徵見唐太宗在位漸久

有自滿的意思故上疏陳說陛下當貞觀初年汲汲求善如恐不及但聞人說過失即便省改如今這兩件都不如前時了在前群臣進言虛懷聽納縱有訐忤也都委曲含容如今則譴罰積多威怒微覺嚴厲蓋由初年勵精圖治故舍己從人如今見治定功成故欲人從己乃知古人所謂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至非虛語也然富貴固生驕侈驕侈實塞亂亡常情處富貴之中但知驕侈之可樂不知亂亡之足畏方隋煬帝初間未亂之時自以為萬世太平必不至亂及後民窮盜起宗社將危猶自謂天命在己必不至滅亡所以

横歛民財而賦役無窮虐用民力而征伐不息至失身將戮辱而猶不寤其亂亡之由也夫鑒視形貌莫如止水之澄清鑒視禍敗莫如亡國之往事伏願鑒取于隋隋氏好奢侈今則去奢從約隋氏善佞人今則親忠遠佞陛下疇昔天下有事尚且能行恭儉若以當今之無事依然不驕行那疇昔的恭依然不侈行那疇昔的儉如此則善始令終盡善盡美固無得稱頌其盛德也夫取天下實難既得了保守甚易陛下既能以神武取其所難豈不能以恭儉守其所易乎這一段是紀魏徵忠于事君陳善救失的說話蓋太宗是創業的君魏徵要

他慎守故說守之易其實天下未定則君心警懼天下治平則君心安肆自然於驕侈易恭儉難釁孽萌而禍亂伏矣守成豈易乎哉此聖帝明王所以當極治之世益切儆戒也

正月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寔多辛丑

營是營繕構是構架數是頻煩的意思易是換椽是屋椽貞觀十五年正月唐太宗指所御殿屋對侍臣說道人君治天下就如匠人蓋造這殿屋一般若是營構既

已成就即當安靜居處縱有些小不當意處不可輕易改動苟或因一樣不好一槪不正便要去換他正他則木植之所動搖足跡之所踐履於其餘墻宇樣樣必更有損壞反不如不動之爲愈也人君治天下也是這等法度既已立定即當確守不移然後吏習民安事功可立苟或要求奇特功業將一定的法度輕易變亂立心不常號令不信不唯奇功難成而勞擾實多併將見成的治功紊亂了與易榱正瓦反滋踐履動搖之害者何以異哉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

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郡無虞二喜也治
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豐稔是五穀豐熟長安是今陝西長安縣唐朝建都的
去處邊郡是邊塞唐太宗向侍臣說道朕為天子在今
日有兩件歡喜有一件恐懼所喜者謂何蓋人君嘗怕
歲饑民貧今幸得連年五穀豐收京城中一斗粟米只
直得三四文錢是第一件可喜事中國常患夷狄騷擾
今北虜突厥久已滅亡薛延陀又臣服邊郡上百姓都
得安居樂業是第二件可喜事所懼者謂何蓋年穀順
成夷狄賓服正是治安的時候自古人主當治安之時

志得意滿容易驕侈既驕則必息政傲物既侈則必勞
民傷財以致天命去人心離而危亡立至矣此一件豈
不甚可畏乎這兩段總是紀唐太宗能持盈守成的說
話夫人主當盈成之時中才者每縱欲而事驕侈高才
者多矜己而變法度二者雖不同其危國害治一也夫
惟祗奉祖宗之成法勉蹈恭儉之盛節斯可謂中興之
賢主矣

十月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
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
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壬寅

譽是稱贊正色是嚴厲顏色佞人是巧言詐偽的人謬是差錯貞觀十六年十月唐臣宇文士及卒史臣因士及是箇奸巧的人遂記他平日一件早諂的事遂說道唐太宗嘗一日偶然止息在一樹下愛其樹好士及竊見君意喜歡此木遂從而獻諂再三稱道不止阿意順承希求寵幸太宗是箇英明之主遂鄙賤他乃正色說魏徵時常進諫每教我斥遠佞人其意必有所指我看滿朝中衆臣不知魏徵所指的是誰見你平日心術不正有些巧媚心裡疑說佞人是你今日見我愛此樹即曲為稱譽此豈忠直的人所肯為者乃知我心所疑果

不差也于是士及惶恐不自安遂叩頭謝罪即此一事則此人平昔阿諛奉承無一善狀可知廼其既死而史臣猶著其惡所以為後鑒至深切也夫以太宗之英斷既知士及巧佞即當斥逐乃猶使之居位終身佞人難遠如此蓋其情態卑順既善迎合人主之心言辭辯利又足以濟其詭詐之術人主多取其順己而信用之不知其顛倒是非竊弄威福所以敗君德而妨治道者不淺也唯明主深察治亂之原奬忠直黜巧佞則小人不得近于前而天下治矣

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

使之少欲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
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
在其中矣

兆是十億乃數之至多者太宗嘗說道上天初生此衆
多之民必先命一箇聰明睿智的為之主自古帝王相
繼而來以至朕身荷上天之眷命而履此兆民之上古
人說崇高莫大乎富貴今以天下養予一人可不謂之
富乎以天下事予一人可不謂之貴乎天旣與朕以富
貴而朕獨不思所以安養兆民豈上天之意哉故朕已
貴欲使斯民皆貴則莫若教之朕已富欲使民皆富則

莫若養之朕嘗廣置弟子員設學校群師儒而教斯民以明五品之倫以修五常之性若禮義化行則民少可使之敬長婦可使之敬夫而父慈子孝兄愛友信之德亦皆具矣此乃天之良爵而吾民得之以是為貴貴孰加焉朕嘗置租庸調法輕薄徭役用一縑二養斯民以待生業之遂以求生理之繁若民各能自治百畝之業則老有養孤有恤壯者免于饑寒矣此乃生育長養優足之福而吾民得之以是為富富孰大焉且自隋亂以來戶口凋散民窮財困朕休養生息十餘年矣至于今家頗自給人頗自足而教化亦似可興故朕每以此為

樂雖無管絃絲竹之娛而樂亦在其中矣夫天生兆民不能自養而太宗說我為養之天不能自教而太宗說我為教之且自以為樂而勝于聲色之好焉真有君人之度者矣比于古之聖帝明王豈多讓哉以是為訓其孫玄宗乃溺于宴安聲色霓裳羽衣之樂而自敗其開元太平之業豈不愧于乃祖之攸行乎可以為戒也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垍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

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辟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甲辰

折是折辯懸絶猶言隔遠凝旒言凝定冕旒是審聽的意思虛襟是虛懷容受神機是說機緘變化不可測識天辯是說議論層出無有限量排是排斥何階猶言無

路飛白是字體史臣說唐太宗天性嗜好文學辯論敏
給遇群臣奏事必援引古今與之析辯群臣多不能對
侍中劉洎上疏諫說凡人名分相同智識相若纔好彼
此往還辯論陛下居帝王之位秉聖哲之資其視群臣
之凡庶庸愚勢位智識上下甚相隔遠群臣之言事者
乃是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堂陛既已森
嚴才識又復短淺故多震懼惶駭雖欲勉強自效不可
得也陛下雖明降恩旨導之敢言假借慈顏示以無畏
凡有論奏凝旒靜聽使之得盡其詞虛襟廣納使之得
行其說臣猶恐群下不能對揚休命況復內動神機外

縱天辯文飾詞說以屈其所執之理旁引古事以排其所立之論則群下之凡庸者皆將懾于天威倉皇失措何由而達其詞意盡其條理哉然此不但失待下之體亦非自養之道蓋記古今事太多則心必為所損言語太多則氣必為所損心氣既內損又且綜理萬務外勞形神雖今日春秋鼎盛不覺其困日積月引久後必受其累矣太宗見劉洎所言剴切忠愛乃自寫飛白字答之說道人君居上臨下若將臣下所陳章奏不加思慮審究中間取舍豈能無失然思慮在心若非言語又無以發之是以朕近來每有談論務述所慮遂致煩多由

此不改將致于矜己傲物愷不凌人誠有如卿之言者
若形神心氣則不以此為勞也今既聞忠讜之言即當
虛懷以改這一段是紀唐太宗能屈己聽諫的說話夫
天下事重萬幾至繁若非君臣相與當面商確豈得事
事停當太宗一代英主凡群臣奏陳皆與之面訂可否
故能致貞觀之治但其才高果於自用或所執未當而
以強詞奪之則臣下反不得盡言故劉垍以此為諫但
欲其虛心受善耳非謂不當與群臣言也